

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号

，並羅難焉，邑志有傳（孝友）。是稿未刊行，柔橋隱居王氏傳抄，邑志藝文及台州經籍志並著錄。未有光緒丙戌孟陬初旬王葵粗校一過一行並印記。是書一名學易筌蹄，計經文古義大傳古義外傳古義各一卷。

周易觀象 十六卷 六冊 抄稿本 清臨海汪 度著 臨海項士元藏

度字蓉塘，道光歲貢，爲學使羅文俊所賞，調入西湖詒經精舍肄業。善易，此其遺著。原書十六卷，八冊，今佚：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二冊，故項氏台州經籍志題曰周易觀象臚稿（卷一頁十八）。所著尚有台州文獻補及蓉塘文稿等，茲並徵陳。

讀易記 不分卷 一冊 抄稿本 清西安陳聖澤著 衢縣陳志農藏

聖澤字雲嶠，別號橘洲。幼習賈，年二十四，始折節讀書，精治經傳，抉要鉤玄。詩學韓杜，名重一時。著有：詩經集說，讀杜解，橘洲近稿，及此書。未刊，嘉慶西安縣志藝文著錄。首有賈淳序。

十翼後錄 不分卷 十二冊 稿本 清定海黃以周著 四明張氏約園藏

以周字元同，號傲季，式三子，同治舉人，官分水訓導。爲學不拘漢宋，尤精三禮，有禮書通故，傲季雜著五種等。此其遺稿之一。首有道光戊申冬及咸豐丁巳从兄以恭序，次道光戊申十一月以周自序，封面有敬數字竹亭朱文、黃印以恭白文兩印。

傲季雜著之二羣經說首自序云：「初予治易，有十翼後錄、書、詩、春秋內外傳、論語、孟子、爾雅，未有成書；而有讀書小記」。則此固元同先生所自認爲尙未完成者也。

書 類

尙書啓幃

五卷 一冊 原稿本 清定海黃式三撰 定海黃榮寶藏

式三字微香，清諸生，事親以孝聞。道光十四年赴鄉試，會母喪，馳歸慟絕，遂誓不復應試。平生于學無所不覲，尤精三禮。是編已有浙江官書局刻本，此原稿有愛經居藏書印，並以周手記。

尙書啓幃疏

二十卷 五冊 原稿本 清定海黃以恭著 定海黃榮寶藏

以恭字質庭，一字竹亭，式三弟式穎子，以周之從兄。幼慧，講經能知大義。清光緒乙亥，以拔貢領鄉薦，就禮部試，不售，遂歸理舊業，韻力治經。清史稿有傳（附式三傳）。著有讀詩管見，愛經居集等。此係疏證式三書者；經以周手校。

另一部題尙書啓幃疏證，爲光緒時以恭子家橋所謄錄，首有王先謙題識。

詩類

魯詩世學

不分卷 二冊 手稿本 明鄞縣豐坊著 杭縣九峯舊廬王氏藏

坊一名道生，字人翁，嘉靖進士，除吏部主事，博學工文，尤善書。此本十之八爲手寫，邑志藝文失收。首有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虞山周大輔左季藏書印，及沈曾植手識。

豐人精經學博辨，不減毛西河；西河仲氏易，實襲人翁故智也。世人尊西河而細人翁，甚可怪也。書則兗州月峯以來，久經定論，世無異詞，而眞蹟乃罕罕見。此魯詩世學四冊，數十萬言，十之八爲翁手寫，懸腕雙鉤，愈草愈見腕力之妙。去月見楓林黃氏所藏文衡山所書一年詩草，功力相等，而神骨不及此也。左季新得此，特以見示，借題數語，爲翁稍抒鬱抑。丙辰秋季寐叟。

沈氏詩醒八牋

二十五卷 十八冊 手稿本 清山陰沈冰壺著 浙館藏

冰壺字心玉，一字清玉，號梅史，清廩生，乾隆丙辰薦舉鴻博。是書世無刊本。首有乾隆十六年自序。其標名曰醒者，以詩義沉寢已久，爲此以提撕喚醒也。八牋者，每章以一比興、二分章、三標宗、四音義、五條旨、六匡詛、七研故、八錄剩、解之；採集羣說，斷以己意，大旨在宗三家，斥毛序，剝朱傳。其間分章比興，亦皆與朱傳異。有鳴野山房藏印。冰壺所著尚有抗言在昔集一卷，四庫存目；又古調獨彈一種。

毛詩箋

不分卷

二冊

原稿本

清秀水楊

燮著

濮院沈訪礪藏

變號易亭，乾隆時人，居秀水之濮院。少負雋才，爲諸生時，與兄燁有雷殛二楊之目。晚歲，頗精治毛詩，此其遺稿之一也。

讀詩管見

不分卷

一冊

手稿本

清定海黃以恭著

定海黃榮爵藏

此竹亭遺稿，不著卷數，據元同先生先兄質庭傳，實十二卷也。

韓魯齊三家詩異文釋

三卷

一冊

手稿本

清嘉興馮登府著

浙館藏

登府字柳東，號子芸，嘉慶進士，官寧波府教授。是稿增改眉注之處頗多，曾經同里李貽德校注並跋。卷首原題漢三家詩異字詁，後改今名。阮元收入清經解時，又改爲三家詩異文疏證。取以勘此，詳略互異；此本每卷首有提要數行，刻本則無之，刻本末附補遺一卷，此則缺如，蓋爲初稿也。有登府藏印。李跋已見館藏善本書題跋輯錄（文瀾學報第一集），茲不更詳。

禮類

周官指南

一卷

二冊

手稿本

清臨海沈

榕著

臨海項士元藏

榕字巨南，歲貢生，此家藏稿，未刊，首有自序，台州經籍志著錄（卷二頁十三）。

禮記衍脫錯考

一冊

抄稿本

清秀水吳

鑣著

沈訪礪藏

瀛號青峯，嘉慶拔貢，歷任廣西知縣，有政聲。早歲歸田，以著述自娛。著有青峯集。此未刻稿，首有嘉

慶甲子自序。卷面題補琴手鈔，未稔何人？

「衍文脫句，錯簡，經書皆有，而小戴禮爲尤甚。嘗見陳伯魯集注一書，所載較他本爲更詳，因參考鄭注孔疏陳氏集說諸書，及先儒諸說，彙錄一卷。其中有必須更正者，有不妨仍舊者，有當缺疑更俟詳考者；彙而存之，聊便訓蒙云爾。」

家禮經典參同

不分卷

一冊

稿本

清歸安鄭元慶著

南潯劉氏嘉業堂藏

元慶字子餘，一字芷畦，少習易禮，通史傳及金石文字，康熙中幕遊四方，以諸生終。著述甚富，此特其一耳。

顧升署端。首題儀封張伯行孝先定，歸安鄭元慶錄。有「鄭印元慶」白文「芷畦」朱文兩印。末有「雍正戊申十一月覆校起至廿三日校訖」手識一行。原爲四明盧氏抱經樓舊物。首頁有毛西河手跋：

「康熙壬辰夏四月，集城東草堂。與莫子惠先，張子風林，同觀是書。嘆其參經酌典，引據精核，爲從來言禮家所未有。至其論三族，論室老論公子之外兄弟，論嫂叔服，類闕然一詞。曰發天地之局矣。因朗吟舊句以贈之：關西學術推夫子，天下英雄只使君。蓋實錄也。具此學力，歲不我與。聞尚有禮記集說折衷，當速脫稿，老眼瞻望之。九十叟西河弟毛奇齡漫筆」

周人禮說

三冊

手稿本

清蕭山王紹蘭著

杭縣孫微廬藏

紹蘭字曉聲，號南陔，乾隆癸丑進士，積仕至閩浙總督。道光十五年卒，壽七十六。著作極富，已刊者僅漢書地理志校注說文段注訂補等，餘多經亂散佚。此王氏知足不足館鈔本，據王氏墓志凡八卷，今存二

冊，不分卷；卷首所缺者，爲左氏說禮。

禮堂集義

三冊

手稿本

清蕭山王紹蘭著

杭縣孫做廬藏

此亦王氏知不足齋鈔本，據王氏墓志凡四十二卷，前南海劉氏望山樓藏有全帙鈔本二百冊，今此祇存第四第七第十七等三卷，凡三冊。

春秋類

春秋傳註

三十六卷

陳列二冊

抄稿本

明烏程嚴啓隆著

嘉業堂藏

啓隆字爾泰，號開止，湖州府志有傳。此稿前有朱竹垞手識及錢牧齋手書，與嚴氏自序，末有康熙戊辰姪民範跋，稱：是稿創於明天啓時，甲申乙酉後，經意進取，端心卒業，旋得錢牧齋之指示，遂以成書，書未成而辛丑歲逝世云。據竹垞老人跋，似此書且出朱氏手錄也。

「春秋傳註二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名在復社，甲申後，遺跡自稱顧幹子。始爲是書，示學徒，以胡氏爲非，而不敢盡攻其謬，錢尚書受之遺之書，勸其改作，此編成，庶幾起膏肓而鍼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抄竟，因書其略」。

春秋公羊傳正解

三十卷

冊

稿本

清天台陳省欽著

天台縣立圖書館藏

省欽字廣廷，同治進士，官福建長樂知縣。按清代經學，崇尙創見之作，獨公羊仍本何註。陳氏承乾嘉學風，力闢讖緯之說；以爲其說起于漢，此傳注之失，非公羊之本義，故作此解。書凡三十卷，中六卷出自手抄。台州經籍志卷四著錄。

案省欽有繫露書帷文集二卷，民國八年刊行。其咸豐癸丑年日記及鄉會試硃卷與宴瓊林之遺服等，茲亦應

徵陳列，參見後。

春秋緯史集傳

四十卷

八冊

手稿本

清天台陳省欽著

天台妙山陳一陽藏

是編以經緯史，開以史解經之創例。所列諸家言，斷以己意，並多創見。陳氏別有春秋歷朝金鑑三十六篇，自稱以史緯經，附于是篇之後云。今按是書十二卷，與正解並見台州經籍志卷四著錄。首有同治七年戊辰總制閩浙使者時貽吳藻及儀徵卞寶第手書序。

春秋上律表

不分卷

四冊

原稿本

清錢唐范景福著

浙館藏

景福字嘉祿，一字介茲，乾隆壬子舉人。阮元在杭設詒經精舍，先生肄業，稱高材生。湛於經術，尤精歷算之學。此未刊稿，舊藏丁氏八千卷樓，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書志浮簽，尙粘卷首。詳細題識，已見本館文淵學報二卷第二期。

復堂董子定本

二十四篇

一冊

稿本

清仁和譚

獻編定

杭縣鄒適廬藏

此爲譚復堂先生未刊稿之一，以崇文局刻本春秋繁露次第剪粘而成，原封面自題「董子二十四篇（原作五卷）」，「復堂集校叙次始事于咸豐戊午六月寫定于光緒壬辰六月」三行。卷首有自序，末有目次；目次末行眉批云：「錄前序於此」。此序爲無錫徐氏所刻念劬廬叢刻本所無，目次繁殺亦略異。且徐本僅校錄定本之要語，而著其與原本不同處；與此本相較，又多不同，如徐本雜釋第一「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之二一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注云：「同楚莊王第三節」；今案此本所爲一也以下尙有「故王者受命改正朔」；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六句三十八字。徐云：「復堂定本本篇共分三節，正文悉依廬本，唯第三節親近以來遺句，譚改親迎以來遺」，此本則仍崇文局本之舊。玉杯第二「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之春秋大

義也」，注云：「本節緣民臣之心句，譚民臣兩字互易作臣民；又屈君而伸天，譚改屈民而伸天」；此本並仍舊。又如「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以下「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至「不可不察也」原玉杯，第四節

徐注有云：「本節眉上又手注高駢烈曰當入正貫篇，次大義所本節」；此本已改列正貫第十一之末。凡如此

類，不勝備指也。案復堂歿于光緒廿七年辛丑，此本寫定于光緒十八年壬辰，則此當爲最後之定本，而徐氏所據以校錄者猶屬初稿耳。自序前後有「譚獻」文白「仲儀」文朱諸印，繁露第一首頁有「復堂隨身書卷」

朱文長印；全書經鄒適廬先生校讀，書眉並有朱注，蓋適廬曾在西湖詒經精舍從復堂學，復堂晚年，特以此相授，冀爲梓行，而猶未果者也。另有復堂詞續及日記未刊本等，茲亦徵到陳列，詳見後。

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亡位，無不代著，廢文從質，故宋晉祖，乃因行事加王心焉。鑑哉！六藝之卒業，其文則史；今之經，古之史也。四方之風，百國寶書，亦多師矣，而忠厚宅心者，其詩教與？詩亡而後春秋作，吾其爲東周乎？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不在茲，政事之大，孰謂尙書不在春秋，輟簡秦晉，反秩而泣薪采之獲焉。撥亂世反之正，非禮不行焉。春秋有經禮，有變禮，董仲舒言，大義昭然，譏喪取，惡實來，或譏內惡，或譏天王，莫非禮誼。純太平之世，作樂象德，六羽物始，聞韶忘味，至譏二名，微而著之。麟至者太平之應，今非其時，感而著書。師學任矣，然本末具，俟後王。探陰易之本，正天元，體天行，五德代新代故，用九無首，成始而成終，易之蘊邪？春秋大傳，厥惟論語，十世以通三統，多聞見以張三世，口耳授受，六科六指。游夏之徒，默識微言，博深切明，魯齊之箋轄，在胡毋生云。董生蔚然，將以春秋推大漢治，江都之間，五行之對，後不及見劉向。並世而有公孫弘，著書十餘萬言，親受業之弟子，且以師爲大愚。聞舉玉柙露露竹林清明之屬，胡爲乎若存若亡？予政部居，班志襲而糅之，傳公羊者，禍而若禍之，遺文失次，董生之不幸與？春秋之不幸也。漢魏之際，何休之倫，殆已不見全書，後益茫晦，淺雜掇拾，楚莊王云者，闕失而還，登爲首簡，公羊治獄，甲乙設辭，十六篇非其書也（周中孚信之，鄭堂札記卷四春秋繁露前十七篇皆論春秋之義，當即漢志春秋公羊治獄十六篇之文；自離合根第十八以下皆與春秋無涉，當即漢志儒家日二十二篇之文）。夫十六篇說春秋者，從衡屬亂，猶可闕讀；儒家篇第，傳寫斷爛，闕疑抱殘，亡焉爲爾。國朝大師，詞實呂步素，目攝程大昌者，鉤鉅之，醜理之，泚說承學小生，備聞

嘉定錢氏、餘姚盧氏、武進張氏、興化凌氏、歸安周氏之言，既冠以來，垂四十載，北南之游，壯老之遷，未能學于春秋也；學于董子；未能學于董子，學于諸先生。以天治王，以王治天下，儒者曰：春秋當新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勿乃世亡王，則始可以亡春秋乎？然且不可。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孟子得之鄰夾鄆處；世亡書，董生有書，焉乃任其茫晦撥拾，一至于此？諸先生告我矣；引而申之，鈔乎寫定其文，條乎編其義，如親見其事，十六篇其大本也。今十六篇，可以當其書，未可知也。然觀春秋之大法，其庶乎？彼五十凡，謂語耳。王道以上六篇，舊弟也；稍稍進退其言，後十篇幾更次焉。觀德者鉅削之迹，滅國消息會盟云者，所謂據亂而作也。正其實，萬事理，于是十指者人事，二端者天事，盡人以合天，有實文之運；人以承天，爵國之等也。若夫釐序所次，或相應，或不相應，昔之十六篇，必其相應者與？今不可實言矣。儒者百二十三篇，殆有廢陳？而夫統在仁義。董子承問抗對，則曰仁義，學春秋之學在是，故首以仁義。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深察名號而下，正名之學也；故次之以名。政者正也，春秋之書，以正春秋之時之政，天人交會以成其政，故次之以政。政莫大于法制，制有物，物有則，故次之以制。人道備，天道遠，苟求其故，王者之受命，非王者治人也，天法云爾；故天人義次之。何以謂之天？天雖知者也。陰陽者也，物物而有，盡乎陰陽，則盡乎天；故陰陽次之。陰陽盡著乎？五行而已，故五行（義）次之。王者不可不知春秋，則不可以不知矣；惟王祀天子郊，所以告事天子宮，未受命則已；受命則郊天，喪且不遑，況他物？故以郊義終焉。夫惟董子，春秋大師，則儒家所傳百二十三篇，不離其所宗。吾生十五年讀春秋，二十年而讀董子，蓬轉燕園，逆旅猶學亡津梁，以先進所次第，爲梁爲舟，庶幾破文析理，一人之私言，亦非絕亡師說者也。後三十年，寶續以往後，時聞疑，時載疑爾。若夫詰言大略，虛漫成業，推說匪難，理董意諸，來者可見。譚獻撰（案此亦見夏寅官撰譚獻傳惟字句微異。）

五經總義類

石經閣日鈔

一冊

手稿本

清嘉興馮登府著

嘉興圖書館藏

原題編柳齋日鈔，後改今名，前後無序跋，內容爲：笙詩說，孔子去魯說，明堂非路寢解，召公辨，季黎解，春秋異文考，箕子明夷辨，禹貢蠡桑說，易伐鬼方解，尙書古文禮記換篇證。

四書類

四書遇

不分卷

六冊

明抄稿本

明山陰張

岱著

浙館藏

岱字宗子，號陶庵，別號蝶庵居士。明亡，隱居以終。是編末刊稿，不見各家著錄，卷末附有壽王白鶴七古一首，係手蹟，尤可珍，詳細題記，已見本館館刊第三卷第六期。

此次展覽，陶庵手稿，共得三種，自此以外，尚有：石匱書及陶庵雜錄，其詳見後，覽者參焉。

論語集解義疏

二十卷

陳列一冊

原稿本

清定海胡

寅著

四明張氏約園藏

寅字伯寅，一字止三，徽香先生式三之弟子。此其手稿，首有同治六年三月自序。所著尚有明堂考一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光緒定海廳志藝文著錄。

孟子四考

一冊

抄稿本

清海甯周廣業著

九峯舊廬王氏藏

廣業字勤補，號耕崖，乾隆舉人，著作甚富。此爲已刊底稿，海昌藝文志著錄。

樂類

易律通解

四卷

四冊

抄稿本

清臨海沈光邦著

黃岩縣九峯圖書館藏

原題內閣撰文中書沈光邦著，裔孫沈久霖同男維實錄。無序跋及目，書品寬大。

崇光邦字廷鸞，號皆山，康熙五十九年舉人，雍正間官中書舍人，後遷福建漳州府同知，未之任卒。此書共一百五十七篇，四庫入存目。另有宋世學傳錄本，書品相若，題作易律神解，首有宋氏序，於著者仕履

及本書內容，叙述致詳，台州經籍志卷七著錄，惟誤作八卷。所著皆山堂集，今亦應徵陳列。

易律神解 四卷 四冊 抄稿本 清臨海沈光邦著 三台民衆教育館藏

小學類

爾雅一切注音 十卷 六冊 手稿本 清烏程嚴可均著 吳興周越然藏

可均字景文，號鐵橋，嘉慶舉人。著述甚多，此書首葉有嚴可均印朱文鐵橋白兩方印，書眉浮籤甚多。德化李氏盛鐸已收入木犀軒叢書中。有書影載本刊第三卷第一期

史籀篇疏證 一冊 手稿本 清海寧王國維著 海寧王哲安藏

此爲已刻（海寧王忠愍公遺書本）底稿，中增改處甚多，最可見大儒作述心營之迹。國維字靜庵，爲學博大精醇，稱近代大儒，坳作等身，於宋元戲曲，考古學，西北地理等貢獻爲尤大。民國十六年，不幸怵于世變，遽自沈頤和園之昆明湖以死，壽僅五十一。舉世惜焉。平生著作，多已刊行，身後更由上虞羅氏彙印爲王忠愍公遺書；忠愍，遜清舊君所諡也。

說文理董前編 殘存四卷 四冊 手稿本 清仁和吳頤芳著 松江費龍丁藏

理董後編六卷，已由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影印行世，其前編則卷數亦無定論。王述庵（昶）謂爲四十卷，謝蘊山（啓昆）謂三十卷，近人丁仲祜（福保）又謂作二十四卷。蓋其書隱淪已久，即譚復堂日記所謂此書殘稿前編四卷者，亦久已爲世所未見也。此爲松江費氏藏帙，爲批校本，以明天啓七年世裕堂刊說文五音韻譜爲底本；天頭地脚，評議幾徧，浮籤亦不少。間有朱文藻附加者，則作「文藻按」云云。第二三四冊原

封面尙存，有朱氏手題「吳西林先生理董手稿」右上方「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二册上方三四二行，並有「碧溪草堂」兩册仿此「百文長方」「朱氏文藻」「孟徵」朱文三方印。可爲吳氏手稿之確證。而由五音韻譜之卷止十二，則理董前編之卷數，亦從可論定矣。惜僅存首四卷，不知其餘八卷，現尙存人間否耳。賴芳字西林，幼赴童子試爲隸所呵，恥之，遂棄舉子業，壹志讀書。與厲鶚交，從之學詩，尤精六書音律，後習梵行，精研唯識，自號樹虛。著輯甚衆，此特其一耳。乾隆四十六年卒，壽八十。

說文解字攷異

八卷

八册

手稿本

清歸安姚文田著

浙館藏

文田字秋農，嘉慶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卒諡文僖。是稿經其孫觀元手校，籤註數百則，塗乙鈎勒甚多，尙未刊行。近丁氏所出說文詁林，號稱搜羅宏富，亦未收入。而詁林後語云：有二十卷本，則較此幾義出四倍，惜無由獲見，較其同異也。詳細題識，已載館藏善本書志。

說文引經異同疏證

四册

手稿本

清溫嶺吳觀因著

溫嶺林爵銘藏

觀因字邠農，此初稿尙未釐定。不見台州經籍志。未知視吳縣雷氏（按著說文引經例辨三卷爲雷刻八種之一）承氏（培元著說文引經證例廿四卷有廣雅叢書本）及吳氏（玉搢撰說文引經考有咫進齋叢書本）諸書爲何若？

說文音義

六卷

一册

抄稿本

清上虞王

煦著

夏巧尊藏

此書前後無序跋，第五六兩卷題說文五異，蓋其初名也。坊行有光緒上虞觀海樓刊八卷本，正作說文五異。則其後又名從其朔矣。煦字汾原，號空桐，乾隆己亥舉人，歷知甘肅崇信通渭縣事。爲學力宗許鄭，所

著自此書外，尙有小爾雅疏，詩古音，文選七箋，國語釋文並補音十二卷。又嘗預修湖南通志。卒年八十一。光緒邑志有傳。

說文聲律表

二冊

原稿本

清歸安嚴鼎臣著

臨海項士元藏

內分十七部，首有序例及道光七年宋咸熙序。據凡例末稱是書「自道光甲申年迄今（戊子）僅已三易」云。書眉有朱墨筆校，有「譚獻仲儀復堂所藏」「譚倉」諸印。按鼎臣字徐卿，九龍族子。少聞緒論，於小學聲韻，有神契。此其遺著，未刊，專主古音，而以說文之聲爲緯；與姚氏文田說文聲系之專主說文以聲爲緯者不同。頗爲宋咸熙所稱許，以爲「詢足以爲段氏之功臣，與音均表相輔而行，並傳千古」云。

聲訓緯纂

不分卷

四冊

稿本

清定海黃以愚著

四明張氏約園藏

以愚字深詩，以周兄，道光廿九年己酉歲貢，候選教諭，著有聲訓緯纂十五卷，雜著二卷。此本未分卷。自序云：「以說文諧聲之字聯系錄之，并略言其本義通借之用。大要本於段氏，補其所未備。書曰聲訓緯纂，以許君書爲經，此爲緯也。後有續訂諧聲表一卷，依段氏表而訂之也」。

六書古訓

四十二卷

十二冊

稿本

清黃若王

藁著

黃若王伯權藏

藁字子莊，別字耘軒，同治六年舉人。事蹟具邑志儒林傳。全書分六書解，六書表，六書辨，六書譜，古文故等。手稿與清鈔相參。首有藩衍桐手書序，備致欽挹。案子莊有自序及後序，見台州經籍志卷七，惟藩序闕如，蓋編者項君尙未及見也。又經籍志著錄是書作六十四卷，而今茲所陳列本作四十二卷，不識何故？

下車親風，嘗以說文釋例補命題課士，閱臨海某生卷，論六書假借之間有反事爲今倒亡爲長一說，心竊異之。今冬來霞城，子莊孝廉錄其所著六書古訓首尾三卷見示，則向所見數千言悉在焉。乃知孝廉饒述之富，沾溉後學爲不少也。紬繹再四，益服其體大思精，取九千

餘字釋之以六章，緯之以五十五類，力通冥窆，一意相承。段王之外，自樹一幟。信爲倉史之功臣，非徒漫長之譚友矣。他日者，盡索其全書四十二卷，流布宇內，就傳之寶，朝學執筆，莫識造字，以視余之僅見一斑者，其忻幸爲何如哉？庚寅長至潘衍桐敬誌。

名原

二卷

一冊

原稿本

清瑞安孫詒讓著

瑞安孫氏玉海樓藏

是書蓋取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岩石刻，與說文古籀校其異同之迹，推其省變之源，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篆沿革之大例。而於象形原始，論之尤詳者。以憤於外人著文明史者有中國象形文已滅絕之謬說也。冊中篆籀文字，皆著者手寫，丹黃爛然，較印本尤易見著者之用心。先生字仲容，同治舉人，學行爲世所咸知，無俟更贅。遺稿此次應徵陳列尤夥，茲已依類著錄。

六典

二冊

手稿本

清仁和龔

橙著

杭州高氏梅王閣藏

橙字公襄，號石匏，更號孝拱；自珍長子。仁和監生，少以才自負，應試久不遇，間以策干大帥，不能用，遂益玩世自高。流寓上海，依英人威妥瑪居；歐西語言文字，一過耳目，卽洞精。咸豐十年，英兵入京，師，或謂挾橙自導，實則君方以言讐長首換約而退，而人間遂相訾毀「耳」（譚獻亡友傳——龔公襄傳），後卒于滬。生平治經宗晚周西漢，多非常異誼，類其父。所著僅詩本誼已梓入譚氏半厂叢書，此書經七稿，始成定本，未刊。全篇塗乙沾注幾徧，字用正體，古氣盎然，首有道光二十年自序。

予既改正古文爲形九百八十，事三十四，意二百六十五。以爲今世之古文，爲秦漢不通六書，皆收象形，皆收假借之形；而非應義黃帝倉頡五帝三王七十二代之舊也。說以隸書，以今日之書，習用程邈。而刊本許氏說文解字不特古文未復，篆亦隸後之篆。篆隸改古文風曲大小方員滿實隨物之形爲精員，方直齊一皆省之筆。通脫之後，又自別嫌。今篆則又屈曲方直而成，而李斯制作亦已久廢，不足再存。隸書既沿，漢石多在，（天頭原有自批云：「今存秦金石刻不如東漢碑隸書多近正是亦隸後之篆，惜玉篇不知用石正隸，以正篆，徒既不用篆實俗字不用六書說形」），學者可遂由隸以識古文也。于是重定六書，以爲周官之六書無形釋轉注，而富有音書，有韻書。形聲

後起，不知假借者之所爲。有形聲轉注，故假借處不明。不知六書假借之用大，形聲不能奪。（天頭原有自批云：「漢許慎父子以古文雜糅，混沒于形聲合意之中，既并不得爲形書，形聲當別爲書不得因六書亡缺而以形聲轉注補之，形聲與假借相反，轉注又與形聲違字之意相反也。」）乃補音書讀書。與形事意假爲六書。而隋陸法言四聲二百六部之書，與明陳第、本朝顧炎武以下用陸韵分合古音，又皆不得爲音書。漢劉熙之書，欲于聲求讀，而不辨古今文字。附會牽強形聲轉注，與夫漢唐以來儒者說經解字名物故訓，皆不得爲讀書。音與讀不明，不知所以假借，徒數其迹，則爾雅釋詁釋義釋言之書也。蠶羅形聲，則所數又轉注之迹也，不得爲假借之書（天頭自批云：「經傳古文假借已收入別號理董許書刪字之下」）。假借非比字所可明，非比字所可盡。而爲形事意音讀五者之樞。予已成爲五典，乃大序以卒發明假借之意，爲六典。曰「一切理作明述皆自有而之無，有先知知後知，有先覺覺後覺，乃自無而之有；卒之吾心之精微，仍自有而之無；自有而無，自無而有者，晝夜寒暑，剝復生死，天之道也。吾心有精微者，自有而無，所以立天之道也。非有自有而之無者，又安能自無而之有哉？人心有讀，而後發爲聲音，形爲文字。世有世無，世明世昧，而人心之讀無絕續，聲音無授受。上古結繩而治，上古之文字，人心之所知也。夷狄羌戎，略有記識，以爲文字，人心之所寄也。是故假借者，有文字之世之無文字，同此音，則同此形。音本不能殊，殊之于文字也。同此讀則同此音，讀既無可殊，殊之于品類也。是故假借者，吾心自有之文字。故古者既已造形。而不禁人之假借，自有而之無之道也。必欲廢假借而盡造本形，無論形聲不能育，即盡育，是廢人心而拘物也。是泯文字之原，而遺繼絕之迹也。是使天下日趨于無而不復有也。是欲補六書而勢將無一書也。雖然，吾心自有而之無者，民俱有讀與音而已。學問之所得，其精微又不可以詔人也。天下之物，方皆自有之無已，今日之務，先將使之自無而之有。大清道光二十年正月六典書成文字重明時在京師聽覽尹公謨自序。

此爲其第五至第七、三種稿本，第五稿末錄自序，第六稿所錄者又與第七稿字句微殊。五六兩稿書皮均記「咸豐六年」，可知繕錄之時期。第五六稿尾均有跋

咸豐六年會杭州福橋門內新開街，重校定，蠶軒復起，不易音言。此書真始道光二十五年馬恩巷宅，宅即在清泰門內。時周一紀，而後大定。此爲最後定本，并志，示後之人。（以上第五稿）

此與六典、皆創始道光二十年京師外舅陳先生憲曾南橫街寓。明年四月，遂丁大故，奔歸杭州。越二十四年十一月，再丁大故。由是奔走江淮，攜此書終定不輟。至咸豐五年，寓常州而七易其草稿，乃定此本。六年六月至杭州。檢記。示後之人。

此後又有定本。此不足據。十二月八日寓杭州清泰門章家橋東新開街余宅。

此本雖不足據。勿便棄之，存以備正本之遺失，且示後人，知成書不易易也。兩子知之。此本實充兒。（以上第六編）

六典者：首文典，二形典凡百四，三事典凡三，四意典凡三百，五音典，六誼典。自一六兩典外，餘四典末

各有序。

形典末云：「凡予正形九百八十一，類為七篇，人身衣服宮室制度日用器械天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具已。序曰：聖人之造莫大於豫，帝王之事，莫盛於備，學問之要，不外乎知；今夫文字之有象形，所以儲六合之情狀於一室，陳百王之大法於一朝，貫千聖之制作於一時一事。自有漢律，匪知是實，匪備是類，匪豫是帥，而唯逐是妄，斯六合之情狀不儲，百王之大法不陳，千聖之制作不貫，不儲不陳不貫，則器不載道，學不究治，一出於妄，反以亂世，豈作者之適興？故大甲君共之形亡而人禽之別殺已；衣冠帶之形亡而夷夏之防暗已；井國封里之形亡，而禮制之始示已；桀紂升量之形亡，而日用之質缺矣；鍾鼓卜氏之形亡，而文武之烈蔑已；一水火風之形亡，而並生之禍亟已。如是而書，雖軒之象，何殊異方之字母？台音用三五之體，奚異獄隸之曾滅哉？帝堯之言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綉，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唐虞之修明也。禹采九牧之金，鑄鼎象物，魼魼罔兩，莫能達之，有夏之修明也。周官保氏敎國子六書，大行人九歲屬賢史諭書名，聽聲音，外史達書名四方，文武成周之修明也。周之失官，仲尼起而修明之。漢臣許慎說孔子書六經以古文，古文者自相似。于路問衛政奚先？子曰正名。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氏之修明也。後之王者，有敢亂名改作而卒不能盡易者已（原注：秦始皇以暴似暴改用罪漢文以對非誠以改對作新以疊太盛收叠武后遂以意遺字）有以八體課最（漢律）而卒不敢逐廢大篆者已。至於窮極則亦必有修明之者，形復而後名可系也，誼可比也，事可識也，意可辟也，用可知也。

事典末云：「凡予正事三十六，別為一冊，序曰凡物可象，有不可象，非象形所得而識也。然而不可象物之不可象也，還以物之可象

者；姑以我心擬之，是人必居其半，文字居其半也。故一黍一蠶，皆形也。」

意典末云：「凡予正意二百七十，爲一冊，序曰：凡物之可象者，明之理人，既一象之已，不可象者，物之何也。後之述者，以爲形，而無不見，六合之內蹟已，文字具已。六合之內不能出六合之外，而文字益大具。」

音典末云：「以六律六同類形事意爲十有二，以補間官書名之缺，序曰：天下之至無定者，其人之意乎？百里相笑，千里相謬，自命命物，各不相識，然而言之理人有正名百物者已。既爲是象形之文，又一一而命之（原註：事皆依一二三音及所加形音意有不用形與合音）命之而各如其形，而民之耳目心志，始不得而自白，始各得而自白，始不相聞，市井譁譁，鮮不以爲聖人之私也，變夷鴟舌，鮮不以爲聖人之專也。牛鳴犢，鷄登木，合而不自知，齊天下之聲音者，其治人之道之始乎？同天下之聲音者，其治人之道之終乎？民生啞啞，孰先之？喜怒哀懼愛惡欲，孰後之？中不中也，孰中之？文字固不必有聲也。民將以其私與專失心之本然，失心之同然，而形亦將失之。是故寸寸而象之，又一一而命之。含宏象天（自注：黃鍾廣韻冬鍾腔末用音也凡廣韻字但取其時所讀之音本此類不問字之本音故形聲字多同聲而不同類。不可繩以遺字之本音與所從聲也。）廣大象地（大呂廣韻魚虞模語慶姥御遇暮燭沃音也）有陰陽之分，於是乎始合已（黃鍾陽聲，大呂陰聲，合而生太族夾鍾。律歷志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合而末生則爲後世之入聲，入聲之不成音也。俗音又重讀入聲別去聲，古上聲如今去陽平，而不分，廣韻四聲二百六類所謂知音而不知樂者陽不能生，故陽聲至今無入聲。陰聲廣韻平上多與入去同從一聲字，亦可證取妻生子。）合而生生音，音亦必殺也（陽聲大族廣韻養登拯等證聲音也陰聲夾鍾支脂之紙旨止寘至志職德音也合而生姑洗中呂）再產而猶似廣廣乎其進也（陽聲姑洗廣韻東江董講送諄音陰聲中呂蕭宵肴豪尤侯幽篠小巧皓有厚黠嘯笑效號有候幼屋覺藥鐸音也合而生蕤賓林鍾）三產而猶似漁漁乎其無所止也（陽聲蕤賓廣韻陽唐唐蕩漾宕音陰聲林鍾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寢感敢琰泰鑑鹽檻范沁勘闕豔榛陷鑑梵合盡葉帖洽狎業乏音也合而生夷則南呂）四產而始歛，似其中不似其外（陽聲夷則廣韻真諄臻文欣魂痕仙先庚耕清青軫準吻隱混很銑獮梗耿靜迴震稕問欸恩恨映諍勁霰線音，陰聲南呂微齊佳皆灰哈厄霽蟹駭賄海未霽祭泰卦怪夬隊代廢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陌麥昔錫緝音也，合而生無射應鍾）五產而盡入，似其外不似其中（陽聲無射廣韻元寒桓刪山阮旱緩潛產願翰換諫韻音陰聲應鍾戈麻咎果馬箇遇韻音也於是復於黃鍾大呂不能再生故無入聲）陰陽各六而成於十二，於是乎終則復始，天之道也。先王以文字制天下之聲音，而制禮作樂之原也。過則不中（東之爲江音微齊之爲佳皆音支脂之爲咍音尤